

价值链视角下的泉州产业集群升级问题研究*

刘闲月, 孙 锐

(国立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福建泉州 362021)

摘 要: 在研究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升级理论基础上, 从价值链视角出发分析泉州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及形态; 根据其所处产业价值链的环节和阶段, 提出与其自身区域经济特色相匹配的集群升级路径: 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

关键词: 产业集群; 升级; 价值链

一、引 言

全球化竞争背景下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是现阶段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中体现, 也是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其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的强大竞争力已经被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时, 集群自身固有的负效应导致了集群发展中出现发展刚性、路径依赖、价值链锁定等各种风险和危机。这些负效应造成很多地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降级”, 有的甚至走向没落和终结。如果不积极转化, 会很容易陷入“锁定”状态, 步入发展困境当中。在此背景下, 促进集群持续健康的发展、实现集群持续升级的研究, 日渐成为政、产、学、研关心的热点。作为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东莞模式”并列为全国改革开放地方经济四大标本模式的“泉州模式”在过去的二十年内成功地完成了从“块状经济”向紧密的“链群”经济升级, 创造了泉州经济飞速发展的奇迹。^[1]可是这些集群以服装、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轻加工业为主, 具有加工深度低, 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等“三低”特点。产业和产业链环节的低级化, 使泉州产业集群长期停滞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这些结构化的“惯性”和低端的“锁定”制约着泉州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产业集群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很多内外部变量的综合作用的函数, 本文仅从价值链视角探析泉州集群经济发展的现状, 并提出基于其价值链的匹配性升级路径。

二、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理论背景及思路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 其形式和手段多样, 至今仍没有明确的定义, 不少集群理论工作者都从自己理论的内容和需要表述了集群升级的内涵, 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集群升级路径、模式和主体等领域。分析的思路可归纳为两种, 从集群内部寻找升级路径; 以价值链视角为代表的外部升级途径。

Porter (1990) 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 升级就是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 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Humphry & Schmitz (2000) 指出升级是企业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07JA630050)、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

刘闲月 (1982-), 男, 江苏滨海人, 国立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战略管理、产业集群。

孙锐 (1970-), 男, 山东蓬莱人, 国立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企业战略评价、知识管理。

通过获得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以改善其竞争能力以及从事高附加值的活动。Dicken P & Kelly F & Yeung H W-C. (2001) 认为只注重内部联系的集群注定要走向衰败,产业集群已经不能在封闭和孤立中的发展,而必须积极加强外部联系,通过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产业网络有效的整合,不断获取价值,并通过“升级”求得发展。Giuliani, Pietrobelli & Rabellotti (2005) 将升级定义为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依靠创新而获得价值增值水平的提高。^[2]

集群成长理论认为集群的成长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将集群成长划分为不同阶段。如克鲁格曼、波特、斯旺等从生命周期理论将集群的成长划分为集群形成、持续增长、饱和与转型、衰退、死亡或复兴成长等五个阶段。集群的升级可能发生在其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从低级向高级阶段的演变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集群的升级,集群升级可以看作是生命周期曲线的上升阶段。集群网络理论关于升级的文献较少,但也为研究产业集群的升级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该理论研究产业集群升级内部途径时认为,集群升级就是要通过集群内企业个体间的努力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通过不断的加强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合作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发挥集群网络的作用,促进集群的升级。^[3] 全球生产网络理论认为,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主要体现为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演进,这种环节的演进,既可以发生于产业内部即同一价值链各个环节的转换,也可以发生于产业之间价值链条的转换 (Gibbon, 2001)。^[4]

在集群升级分析应用最为广泛的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产业集群的升级集中表现为其获取高附加值能力的提升,即从产业价值链上低端的制造环节向高端的设计、研发、营销、品牌、及服务等环节延伸。^[5] 作为当前分析集群升级的主要理论,全球价值链模型发展了一条 OAM 依次迈向 OEM、ODM、OBM 和全球营销的升级路径 (Gereffi, 1999; Gibbon, 2003; Kaplinsky, 2001)。Kaplinsky 和 Morris (2000) 进一步将升级具体落实为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四个方面 (如表 1)。其中工艺流程升级主要通过提高内部效率实现;产品升级主要通过引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获取;功能升级则通过从制造加工向研发或营销等价值环节的跨越来实施;而链条升级则指从某一行业转换到另一个附加值更高的行业。^[4]

表 1 价值链分析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四种类型

升级类型	升级的实践	升级的表现
工艺流程升级	过程变得更加有效率	降低成本,增加传输体系引进过程新组织方式
产品升级	比对手快的研发和质量提升	新产品市场份额扩充 新品牌市场份额增大 改进产品市场份额增加
功能升级	改变在价值链中所处位置	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专注于价值量高的环节 而把低价值的活动外包
链的升级	移向新的,价值更高的价值链	得到相关产业领域,相异产业领域的高收益

还有很多国内外理论工作者,从价值链权利分配角度分析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关系。Gereffi (2001) 在其文章中认为,价值链治理者——领先公司对价值链治理能帮助地方产业集群顺利地实现阶梯似的过程、产品、功能和链的升级;Humphrey J., Schmitz H. (2003) 则认为领先公司对价值链的治理,能推动地方产业集群的过程和产品升级,而阻碍功能和链的升级;国内学者文婧,曾刚对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网络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价值链的治理者在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中作用的正负,取决于后者的升级是否侵犯了前者的核心竞争力,而非后者升级的“类型”。并提出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应挖掘自身创新能力,积极与控制价值链“战略环节”的治理者互动,突破其在这些环节设置的进入壁垒,顺利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全面升级行为。^[6] 这对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尤其是因承接世界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集群的升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国内还有很多学者诸如北京大学的王缉慈、张辉,武汉理工大学的叶璇等将全球价值链和地方产业集群这两种分析范式结合起来,深入得探析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从理论

和实战上指导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三、价值链视角泉州产业集群的现状分析

（一）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

价值链的片断化导致各个价值环节在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格局，但是分离出去的各个价值片断一般都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地方产业集群就成了价值链条中的一个从属部分。^[7] 价值链片断化后，各个价值环节之间有严格的价值等级体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按照附加值的高低安排价值链的垂直和整合。^[8]

作为闽东南最具活力和后劲的经济区域之一，泉州已初步形成五大传统优势产业和三大主导产业，共有纺织鞋服、建筑材料、机械制造、工艺制品、食品饮料等 25 个产业集群。这些集群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乡镇企业，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大多属于传统的科技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些传统产业进入壁垒较低，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生产能力呈结构性过剩，而且多数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产业在专业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产业链的低端，产业竞争力不强，导致产业规模大而获利能力低。价值链是由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个“价值环节”组成，创造的价值离散地分布于价值链中，但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创造等量价值，即只有某些特定的“价值环节”才能创造较高的附加值。基于“低级生产要素”，以低成本优势嵌入价值链中“生产性”环节，具有这一“橄榄模式”特征的泉州传统产业集群决定了只能获取价值链上低附加值部分的利润。^[9] 如有“品牌之都”之称的晋江市，尽管制造业已经形成较大规模，但至今仍停留在以一般生产性加工工业为主的轻型化阶段，发展方式仍停留在以资本和资源投入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产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产品附加值较低。晋江鞋类企业多数局限在低端产品的生产上，大部分鞋的价位在 20 元左右，在出口鞋贴牌加工方面每双鞋只能获加工费 3~5 元，属于三流贴牌加工基地；而一流贴牌加工基地广东东莞每双鞋能获加工费 18 美元，差距较大。

（二）“蜂窝型”的地方产业链与群

从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工程度及组织架构体系来看，泉州的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蜂窝型”特征，即众多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中小企业组合成“企业网络”。分布于价值链专业化分工网络上的中小企业如同“蜂窝”中的每一个单元，依靠企业间的相互密切合作、相互协作衔接、相互信任、利益共享来完成对某一产品的生产。^[10] 泉州的产业集群多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轻加工制造产业，其产品的生产具有价值链可分，技术可拆分、可简化等特性。很多中小企业充分地利用整体分工网络体系中的专业化分工和专注于单一生产环节的规模经济，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基于血缘、亲缘、地缘等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系型信任也有效降低了企业网络间的交易成本，两种成本的加总使得产业集群的产品具有价格成本上的巨大比较优势。^[11]

随着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链的不断扩张、延伸，泉州已形成了数条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上中下游配套的产品链条：纺织服装业，从聚脂—切片—拉丝—织造—染整—成衣到专业市场；鞋业，从制革—鞋底—鞋面—辅料—成品到专业市场；陶瓷业，从高岭土加工—成型—彩绘—烧制—包装到专业市场；纸制品业，从造纸—纸板—纸箱—印刷到专业市场，层层相因，环环紧扣，均自成体系。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以纵向或横向分工的形式嵌入在这些链的各个价值环节，并在空间上呈离散状分布，形成“蜂窝”式的高度的地理集聚，空间上的集聚为这些中小企业带来了协同效应、溢出效应、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

综合上述分析，泉州的产业集群生产结构是传统粗放型；生产要素配置上属劳动密集型；产出结构上处于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的生产性环节，依靠低成本优势参与价值链的分工，获取的只是低附加值部分的利润。这种价值链低端的“锁定”阻碍了泉州产业集群自身产业技术的提升、产业结构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演化、低加工水平向深加工水平的演变，阻碍了产业集群向价值链高端的转移，即阻碍了高附加值的获取。

四、价值链视角下泉州产业集群的升级

随着研究的发展,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已从描述性、启发式的概念转化为分析的研究工具。20 世纪 90 年代, Gereffi 和一些学者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CC, Global Commodity Chain)的分析框架,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直接联系。2000 年, Gereffi 和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同意使用全球价值链(GVC, Global Value Chain)代替全球商品链这一术语。^[12] 全球价值链理论为理论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系统平台来重新审视地方产业集群升级和发展,该理论以全球为视角,强调全球和地方之间的开放和联系以及产业间和企业间的互动关系,以价值链上价值量的增值为中心,提供了集群升级的价值坐标,抓住了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本质内容。^[13] 全球价值链所关注的产业集群升级主要落在四个具体环节: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升级演化中还有委托组装(OAM)、委托加工(OEM)、自主设计和加工(ODM)和自主品牌(OBM)等方式。该理论一般只涉及外包所形成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而无法涉及海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路径,尤其是忽略了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的内生型地方产业集群(因资源禀赋、地理临近、社会文化等传统力量产生的集群)。^[8] 泉州的工业企业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约占据 99.9%,大都是内生型产业集群,缺少核心技术和自有品牌,处在价值链低端的生产性环节。

产业类型不同,其价值链构成具有不同的环节特征,其链中的价值分布也大不相同。泉州市虽然有数十个不同产业的集群,但是这些集群在其各自的产业内部价值链上的环节却是相似的,即上文所述的处于价值链低附加值的生产性环节。这为本文研究泉州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共性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依据全球价值链和地方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结合泉州集群经济现状,从价值链视角出发本文认为泉州各产业集群的升级模式应是沿产业内部同一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演进,现阶段升级路径应以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为主(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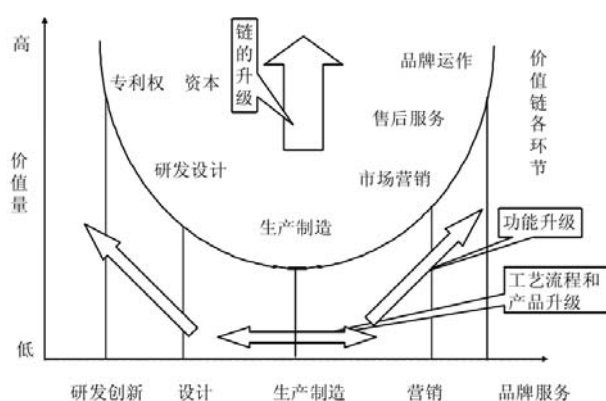


图 1 产业集群升级路径

资料来源:胡军(2006)

泉州产业集群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有能力不断挖掘自身内生因素中的潜在优势和现实优势。在保持和强化集群生产性环节中规模经济、协同效应等优势的同时,引进工艺流程的新组织方式,提升其所在价值链环节的生产效率,将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等“蜂窝型”集群优势充分发挥。如泉州的纺织服装业、鞋业、机械制造等这些企业规模小,但集群种量大,市场占有率高,价值链较长,而且趋向成熟的“蜂窝型”集群,可以在保持现有竞争优势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流程改善、研发等关键环节的倾斜性投入来提高生产链的效率,降低成本从而实现工艺流程升级;或拓展业务至前向关联产品,后向关联产品、补充产品及至旁侧产品等新产品,从而实现产品升级。^[14] 然而,竞争全球化背景下,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主要集中在研发、设计、品牌、市场营销等“非生产性”环节中,即“微笑曲线”的两端;价值链的价值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快速提升、转移,这些外界宏观环境和产业发展趋势将驱动泉州的传统产业集群进行功能升级,调整嵌入价值链的位置和方式,打破锁定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功能升级是指

集群实现产品升级后,重新组合并专注于价值链的某个或某几个优势环节或战略环节,放弃或外包原有的低价值环节,弱化或转移非核心业务,从而提升获取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的能力。^[13] 泉州各产业集群均有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核心企业、骨干企业,如纺织服装业的七匹狼、柒牌;制鞋产业的安踏等产业代表性企业。^[11] 这些龙头企业,可以将价值链上的低端环节外包给其它中小企业,而专注于附加值更高的“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销售、品牌动作等阶段,从而实现龙头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功能升级。

五、小 结

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尝试性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主要体现为价值链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演进,从而获取更高的附加值。泉州的产业集群应结合自身的优势,以及本区域的特色,分析其所在产业的价值链构成、价值来源、价值分布,确定自身在其所属产业内价值链的环节及发展阶段,不断调整嵌入价值链的位置与组织方式,改变价值活动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升产品、改变效率或迈入价值链“战略环节”,避免在低端环节做长期的停滞,陷入锁定状态。即集群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沿着价值链向两端螺旋渐近的,从“点”至“链”而后“群”的逻辑顺序梯次、有序的实现“功能升级”。

参考文献:

- [1] 汪威毅. 泉州外向型经济发展研究[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8.
- [2] 朱鸣.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 中国地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3] 刘芹.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述评[J]. 科研管理, 2007 (5).
- [4] 郭金喜. 产业集群升级: 一个行业协会治理视角的分析[D].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2007.
- [5] 梅丽霞, 柏遵华, 聂鸣. 试论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J]. 科研管理, 2005 (9).
- [6] 文婷, 曾刚.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研究——以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网络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7).
- [7] 王益民, 宋琰纹. 全球生产网络效应、集群封闭性及其“升级悖论”——基于大陆台商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的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 (4).
- [8] 张辉. 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模式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9).
- [9] 张宇, 蔡秀玲. 产业集群的网络特性与地方产业网络升级[J]. 科技与经济, 2006 (4).
- [10] 张杰. 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 基于组织分工架构的一个初步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5).
- [11] 伍长南. 福建产业集群发展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 [12] 黄永明, 聂鸣.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产业集群升级国外文献研究综述[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3).
- [13] 胡军.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以广东东莞的 IT 产业集群为例[D]. 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14] 张明龙. 中国区域经济前沿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Quanzhou industrial clusters'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hain

LIU Xian-yue, SUN Rui

Abstract: On the base of studying industrial cluster's basic upgrading theory, analyze the actuality and pattern of Quanzhou domestic local cluster from the view of value chain; then propose upgrading path suited with it's regional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ir links and stages of industrial value chain: Technical process promote, product promote, function promote.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upgrading; value chain

(责任编辑: Joy)